

李子明最和社會接觸的。便是「教育」他也辦過一所國民小學校。培植了好多學生。在他初心。自然是「作育人材」。存在一個主見。那知辦了二三年後。實在沒有味兒。一回兒調查員來了。一回兒視察員來了。又一回兒教育會開會了。又一回兒勸學所檢查到了。又一回兒省視學來了。中間還夾許多教育狀況表。教職員表。學生履歷表。預算冊。決算冊。經常費冊。臨時費冊。按月報冊。按月支單。一椿樁。一件件。造了一份。又是一份。小小一個小學校長。變了一個造冊書記。還要忙些。那些「貴同行」呢。只考究學款怎樣增加。薪水怎樣變更。凡係李子明喜歡講究的什麼教科書教授法。管理法。修養法。人家都不很理會。反而說他頭腦陳腐。是天生的「一個蠢人」。後來連李子明自己。也斷不定本人。到底蠢不蠢。

殷含茹是女子師範畢業生。嫁的丈夫。楊自辛。是個小學教員。兩口子雖不靠「純粹」的自由結婚。可也同心合意。免除掉一切。反目「脫輻」的故事。可是含茹是從小孤苦零仃的人。年紀稍大些了。便一心一意。專注到學問上去。那些交際術呢。一些兒不知道。親戚姊妹。大半和他說不來。都喚做他是「書獃子」。現在嫁給楊自辛。自辛也是個專心教育的人。兩獃子便獃在一起。男子默了。倒還勉強過得去。一個婦人家默了。那真没法擺佈。本來那些「千嬌百媚」「千伶百利」的好名詞。原是專備在婦女身上用的。如今被那大力的「獃」字頭銜。擋了頭去。那還有挽回之術麼。

殷含茹既經社會公認他是獃子。人品就此一落千丈。他早上起來。和自辛挽手的走到街上。走到分路地方。大家依着「相敬如賓」公例。鞠一個躬。各自去治他們的職務。這本是夫妻們常事。却偏給人家便指指摘摘。罵他肉麻。有時含茹和別的男教員。在街上隨便談幾句什麼話。人家又便談他不顧廉恥。總之殷含茹是個

大 二集 廉 三集 價 四集

朱增宗醫學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 片 景 湖 美 送 ●

● 錄目期三第 ●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各書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
由沈亞先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茲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只
收六折每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限出版前十日為止內容及書目容
再宣布

張舍我短篇小說集出版預告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余識海虞徐子天嘯枕亞昆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所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枕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編選風行願其人皆恂恂儒雅與人言訥訥者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難良非過譽著述餘暇尤喜臨池其書法亦相伯仲豈能管羊漢晉諸賢之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愁針垂露之異奔雷壓石之奇鴻飛戾代定潤例如左

丈二尺六圖	八尺四圖	六尺三圖	五尺二圖	四尺一圖
橫幅	盤幅	同堂幅	半幅	同屏幅
冊頁	每件	一圓	一圓	一圓

如須聯述者亦可面議金箋加倍劣紙不書磨墨一成天嘯金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雲壤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裝精
 ▲全書六冊定價兩元▲特價六折一月為限
 此書為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情偶記上海五十年來景凡五十萬
 分六十回悉當年乃得實為今老方落時向能周其迫得志也此書外間罕有
 人無賴中故舉其舊識之方雲趙揮金購書而後得之此書外間罕有
 宛向借不得年換其舊識之方雲趙揮金購書而後得之此書外間罕有
 然傳絕不換其舊識之方雲趙揮金購書而後得之此書外間罕有
 東越許文義序廣流謂不恨上之海新華書局印
 訂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多購請速
 擬諸秦皇焚經

雙雲記

(十八)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其後壽門姊復爲壽門言。謂倩雲年雖幼。頗識得大體。不塊讀書明理之人。自以無兄弟。謂吾父自當再娶後母。萬不可作因噎廢食之想。云云。壽門則言。愈愛倩雲。謂其言固有理。然非余意也。壽門本係寒士。以作官數年。始稍裕。今遭夫人喪。未免稍事鋪張。用度漸絀。雖省中大吏。延爲某書院山長。願束修之入。亦無幾何。頗有重復出山之念。然以罪休致。非得強有力者之推轂。烏能崛起而難措詞。而壽門對於金公。亦有不便啓口之處。故欲別行設法。展轉思經。竟無善策。只得靜俟機會而已。一日有岳州舊友。以事來省中。事畢。過壽門。壽門頗露此意。友人朱姓。名慕軾。字次瞻。爲鄉榜同年。前曾以急難事求得壽門爲之排解者。頗德壽門。常思有以報之。因答以容爲圖之。蓋次瞻頗熟習官場。工於奔走者。故壽門託之也。一月後。次瞻又來湘。訪壽門。爲壽門作冰上人。謂有巴陵縣富室張氏女。其才德堪配足下者。壽門以不再續膠漆之。次瞻笑曰。子既欲出山。是未絕風塵之念也。乃中年守寡。何如祝髮入空門之爲愈乎。僕此來。不獨爲公聯嘉耦。並有下文在。將爲雙管齊下。一箭得雙鵰之計。君奈何自違初心。壽門曰。出山不得已。爲貧乏故也。續娶自不願。非可相提並論者。且試言如何謂之雙管齊下。按壽門至此時心已動矣。次瞻曰。君此機不可失也。待我言之。張姓本巴陵富室。張翁薨卿者。娶樊城李孝廉幼女。生三子一女。女行三。年二十五歲矣。今赫赫有名之左都御史周君雅。卽孝廉嗣子。張女實君雅之甥。此姻一聯。君爲都御史甥壻。不患無起用機會矣。且君雅前在某部郎中任。以事獲罪。貶內監。得無恙。未幾反升。君雅亦貴士。何來鉅資。則皆其姊資助之者。今張翁已沒。君雅之姊周老夫人尚在。情親誼厚。君雅兩甥。已納資得官。其幼甥方入縣學。聞文理平常。亦借舅氏力也。君如不作出山計則已。若果欲有爲。此非雙管齊下之良機乎。壽門默然者半晌。旣而曰。年兄啓迪愚昧。所言固有理。但恐爲世笑耳。次瞻曰。君尙不脫書生氣。張氏女所以至今二十五歲未字人者。正難其選也。君年雖四十。尙如三十許人。又門第情高。張氏爲弟之內親。弟已命山荆向周老夫人言之。頗合意。蓋張氏家富。意在與貴者聯姻。故踴躍至此也。君雖去職。究屬鄉紳。且後來尙未可量。今大吏聘爲書院山長。名流清望。誰不羨之。周老夫人之肯以愛女相許。不亦宜乎。於是壽門起立致謝曰。深感年兄大惠。拜託拜託。未來局面。俟爾重開。一家之中。從此擾攘多事矣。壽門初聞未次瞻語。默然半晌。猶以防人非笑爲言者。實恐爲金健若所鄙耳。轉念則謂金公旣不能助我。昭雪沈冤。將視爲過去之浮雲矣。又烏能干涉我。虛名如畫餅。不可充飢。失此機會。不且終老窮山乎。於是計遂決。乃感謝次瞻也。壽門一諾。張氏固已願之。問名納采。六禮匆匆。合巹結婚。亦不候倩雲服闋矣。倩雲雖以父親反覆太急。然自以無兄弟。故對於此事。並不甚拂意。惟後母入門之時。不免思及己母。一灑感傷之淚。雲士則以溫語慰藉之。深望門第春風。百祥駢集。妹不必憂傷也。(反射下文。作傷心語觀可也。)

雙熱曰。室靜燈昏。嚶嚶鬼泣。死者李夫人之一行淚。蓋酸絕矣。倩雲失母。悲痛是真。故鬼亦哀而下涕。壽門悼亡。感傷是假。故鬼更哀而下涕。曷言乎壽門之傷感假也。苟非假。終身不娶可也。顧乃亟續鸞膠。不待倩雲服闋。則其悼亡之詩。感傷之態。却是假惺惺而已。男子恩情。於此可見。此死者李夫人。所以嚶嚶而泣也。

唐父膏父

吾友東越許虛父性嗜書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椿游返渚省無以活而文亦益乏金償其窮而僦其文之工也強之辨文爲定例例左聯語長聯二十元
聯五十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聯五十元 小說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有成爲事實。却早把這事消息。完全傳到伯堪耳中。伯堪這一氣。簡直比吃那無賴的虧。還要利害十倍。馬上就派人去召那金生。這派去的人。自然又通知了金生。金生一想。這事鬧得忒大了。那裏還敢回去。便帶了他親信的部下二人。一溜煙逃得不知去向。伯堪四處找尋。杳無下落。家中人又都啼啼哭哭。

。逼着向何要人。他這才懊悔不迭起來。只得託人擬了一個招尋廣告。送到上海。和本地各報館。去登了幾天。封面告白。可想而知金生平時在家。就不知報紙是什麼東西。從來也不行翻來看一眼的。如今奔波在外。那有工夫去做這等事情。即使他偶然高興。瞧了一次。也不過看看戲目罷了。若說這條廣告。休說他留意不到。便是瞧見了。也許認不完這幾個字兒咧。所以伯堪這個計畫。又完全失敗了。不覺過了半個多月。一家大小。都是愁面苦臉。滴眼抹淚的。天天不是啼哭。便是吵鬧。幾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四

越許廬父著

乎逼得伯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日。忽然接到一封信。是一個人轉送來的。外面並不署名。拆來一看。原來竟是金生寫來的。內說。現被某處某強人劫去。要他爹化十萬塊錢。去贖他出來。限期一月。屆期款子不到。他便有性命之憂等語。伯堦接了這信。又急得死去還魂。但見他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嚇得全體家人又大鬧起來。……心虛聽到這裏。便又打岔笑道。可曉得他這急痛。還是爲兒子呢。還是爲銀子啊。我和采臣都笑起來道。這大該都有點罷。采臣又笑道。據我想來。這究竟還是爲銀子罷。因爲化了銀子。就可以得着兒子。可見兒子的事情。是不成問題了。這不是爲銀子。爲什麼呢。心虛笑道。你別打諢。却說後來可去贖他回來呢。采臣道。後來的事情。我却不大明白。只聽說伯堦託了什麼人。前去設法。又化了五萬塊錢。就給他贖回來了。但是許多人說。這地方雖有強人。

。却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從來也沒有玩過這鄉裏的玩意兒。還有人說。親眼看見某日某時。金生在迎春坊秋娘家碰和呢。這事情又完全是他那班參謀先生攪的玄虛了。我和心蘆聽了。不覺把舌頭伸了出來。半晌。縮不進去。未知我們倆舌頭究竟縮進去否。請看下文分解。

第六回 請酒飯巧做虛人情 談學堂痛揭假面具

却說我們聽完了呂小老板的古典。都嚙得說不出話來。好久好久。心廬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氣。顫聲說道。哥哥。我想天下決沒有這等人類。這不是講笑話麼。采臣未及回言。茶房進來說。半齋的帳。還是歸我們填呢。還是……一語未了。采臣忙說。拿去拿去。說時。在身上亂掏亂摸了一陣。我早對茶房說道。你們填了就完成了。何必來問。采臣那肯答應。挖了許多時候。竟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定要給那茶房。茶房自然聽

上海近十年目覩之怪現象

四

東越許廬父著

我的話。不肯收受的。宋臣不覺把面孔一紅。笑道。這從那裏說起。早知如此。我爲什麼要到棧房裏來呢。可知我爲的你們要聽那呂金生的事情。外邊講說。似乎不大便當。所以要到這裏來呢。倒上了你們的當了。咳。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把這話說而又說。講而又講。我知他的意思。便大笑道。采臣哥。你是漂亮人。這不過幾塊錢的事情。你還放在口頭。不惹人笑話麼。采臣只得自己收蓬道。罷罷。明兒我再來請你們罷。心廬笑了一笑。立起身來。要我們同去張園。我說。采哥可有工夫。同去玩玩。采臣忻然答應。但說。路遠了。黃包車來回。也要一塊錢光景。不如老老實實。叫部馬車去罷。我便叫阿庚去配了一部馬車。三人一同下樓。坐上馬車。但聽得四蹄得得。翻塵滾浪價。向西馳去。一路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瞧得人頭目昏花。心廬本是好靜不好動的人。坐在車中。只和我

●青坳詩話

(未完)

諧海

小青

有一個清客式的畫家，因著善於畫牛著名的。他所畫的牛，總喜歡把油沼或淺水做背景。使牛立在水中央。有一天，有一位年老的婦人，特地去問他，爲甚麼他畫的牛，總是

● 旅粵瑣談

● **旅粵瑣談** 林紹樞原稿
張乙廬潤辭

小鳳。本珠江小家女。貌貂秀。年事可十五六。雙瞳蔚藍。香雲聚若金絲。結蝴蝶髻。下垂螭螭之頸。香頰微絳。如朝霞映雪。人

特別徵文

●特別徵文

▲題一

趣聞雜詠

▲題二

滑稽遊記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編輯部同人合影）（鈍根・豁公・子褒・美孫・小麟・）

粉花之便裝及天女散花
梁菊軒許奏雲二先生祝詞
西湖風景兩幀
綠牡丹之本來面目
鄭健先生題詞
甘璧公先生

心聲 倡門教育 鄭老兒上海游記 貧富鄰居 京漢途中之迴憶 評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 游杭五日記 沙瀟互市 惡婦傳史 官場雜詠 心聲俱樂部 心聲稿 心聲殘夢錄(長篇小說) 心心半月刊總社露佈
 王鍾根 何海鳴 張冥飛 貢少芹 馬 貢少卿 蘇少卿 陸澹盦 王徵之 貢芹孫 宜海歸來客 鄭子襄 鄭恪夫 嚴美孫
 表是做什麼用的 心·想 奇遇 情之研究 陰間底無政府 夢珠憶語 擇婿 半打女兒 饒春(劇本) 介紹醫士的專門大家 趣問答 補白 冥飛梅花館主恪夫改廬等雜作二十餘篇
 海上漱石生 劉塾叟 劉豁公 許厖父 黃懺 王后哲 金碧詠 晚香館主 社員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冊子 每方尺 泥金加倍 瑤瑤蠟筆加半 其楷鐫分一概
 一元 加倍房墨統加一成 潤資先惠約日取件
 上海 收件處 號北蕙堂先生 北浙江路華興坊口門樓寄廬 各大扇莊
 指嚴潤例 楹聯 丈二尺十元 五尺三元 八尺六元 七尺五元 堂幅 屏條 值與橫幅
 整幅同堂幅 匾額 一尺起算每字一元 二尺每字一元 市招 同上 名刺 一圓 橫幅 每柄
 半幅同屏幅 額 三元 三尺以上每加一尺二元 市招 同上 名刺 一圓 橫幅 每柄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製造紙板廠事務所

孫緯才
送
紀念品
諸君欲保
健康●欲
防惡疾●
染者●請
剪此廣告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冊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敵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新法醫 花柳病 針一元

新淋 ● 老濁 ● 梅毒 ● 下
疳橫痃 ● 均用德國

特幼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 ○ 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藝林

新語林序

泗州楊士晨

藝林。世說新語。余弟杏城既爲序之矣。更以屬余。余自少嗜劉氏世說。老而不衰。偶效閩人改詩。搜索故實。所得於是編爲多。杏城自言。其紀述言行宏博簡要。有類於史。其爲語雋永元妙。有類於諸子。其文雅可玩味。足以爲詞章之助。良然。良然。藻青以世祿家。成積學士。將念年間。巨公名儒之種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其精核可方劉世說。其整潔不下今世說。自非博雅通達且留心當世之務之士。又曷克與斯哉。藻青既脫稿。走告於余曰。是書雖幸成就。不敢出而問世。余曰。前賢所作諸世說。全襲他人之辭。蓋事實非可憑虛而構。不得不襲舊文。所謂出於人者也。子所作多獨得之秘。未經人道破者。造詞練句。嘔血不少。所謂出於己者也。出於人。已足稱異。出於己。詎非難能。奈何因循不決耶。藻青唯唯。余喜其書之成。爰綴數語於首。

無名女子詩

沈亞手稿

▲夏日即事步二姊韵
朱監班香格向卑。別開生面俗難離。清涼花

喜連宵雨。爽朗天如八月時。松風簾底窗外樹。竹鷄啼過水邊籬。讀書彷彿沾繡。詩骨雖瘦未覺疲。
沈李調冰亦孔嘉。底須更覓鎖心瓜。學書玉劍微嫌重。小夢瑤釵任半斜。竟以玲瓏天北雪。開成旖旎海南花。生平雅有青蓮癖。酒向吳姬笑一除。
幾曾眉黛費香螺。粧點衫更百眼羅。蜂蝶怯秋猶戀草。鷺鷥逃暑半依荷。子厚肯我痴尤甚。詩不驚人厭太多。聞道蕙蘭花箭盛。冰絃時爲鼓雲和。
蕙蕙滿地接荆扉。豆架瓜棚碧四圍。吳調歌柔翻笛譜。越羅花好製琴衣。高梧涼逼雙蟬脆。短夢危扶一蟹肥。如此頗多秋意味。銀河流影漾絳輝。

野乘

傳善祥別傳

丁嘯雲

善祥被職入宮之時。正秀清出巡江浦之日。時北王章昌輝之弟。新自浙江敗歸。秀清怒以心術。昌輝銜之刺骨。然未敢形於色也。一日。會談軍情。未散。忽東府差官至。附秀清耳語。秀清拍案大叱曰。老魅何敢爾。誓必圖之。遂連夜渡江返金陵。
翌日。召雙士至。怒問曰。女公子安在。雙士喘喘良久。忽懷然曰。王爺尚未知乎。日前某在家無事。忽奉王爺召見。某即趨至。聞者言。王爺已出巡。並未相請。此是何人矯命。某知有異。急趨回。小女已不知爲何人賺去。桂紅鶴兒。亦無蹤影。惟遺來之三

筆削

畫竹記

(二)

既而席散。秋辭歸。秋辭所在校後別院舊

游記

游魯小記

宜興徐源

余等於八日夜八時半。到泰安。總招待趙君叔恩相告。謂前託泰安縣署。代雇上山繩轎。僅得八十輛。應分兩日登遊。第一日。自一號至八十號上山。八十號以下。由縣署指定領導員。先遊山下各名勝。第二日。自八十一號至末號上山。一號至八十號亦遊山下。兩班交換。方足敷用。至所收遊費。原連膳費在內。現改備兩日晚餐。均假座山東省立第三中學校會食。早午餐均自備等語。余編入第一百六十三號。應輪第二日上山。是晚就食於車站附近。宿於站長會客廳坑上。無蚊蠅。無臭蟲。窗戶洞開。薰風拂拂。爲旅行中第一次美睡。
九日晨六時。早點後。余等隨領道員入西門。先遊岱廟。廟在城西北隅。四周高大如城牆。大門並列有三。閉其二。上築門樓。色均紅。不知者幾疑爲城門也。
入其門。古柏成蔭。碑碣四立。中門兩旁。塑馬軍高可二丈。正殿崇麗。石柱花紋尤精緻。殿內供奉神像。約高二丈餘。其侍從相等。四壁畫皆神出巡狀。前導後擁。旗傘鑼鼓悉備。及其返蹕。與後率領邪魔鬼甚多。相傳爲吳道子手筆。神彩飛舞。洵爲他處所罕見。
漢柏在殿東院內。計兩樹。其一枝葉繁茂。其一枝禿幹直。各具蒼古特兀奇態。下有清御碑記其事。余等於其外院覓茗。有女代表

劍池濡血室漫筆

鴛湖劍滯

張作霖初爲响馬。前清光緒中葉投誠。某將軍委以營官之職。迨東省馬賊擾亂。張兵往